

目入江君人 / 著
目茨乃 / 绘 邱鍾仁 / 译

神不在的 星期天 3

RAMISAZANO
INAI NICHIOUBI

神不在的星期天

KAMISAMANO
INAI NICHIVOLBI

目入江君人
目茨乃
绘 邱鍾仁
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不在的星期天. 3 / (日) 入江君人著; (日) 茨乃绘; 邱锺仁译.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356-6314-6

I. ①神… II. ①入… ②茨… ③邱…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3736号

原著名:《神さまのいない日曜日Ⅲ》, 著者:入江君人, 绘者:茨乃

©2010 Kimihito Irie, Shino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0 by FUJIMISHOBO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出品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2-623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神不在的星期天 3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著 者 (日) 入江君人
绘 者 (日) 茨乃
译 者 邱锺仁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想伟

责任编辑 谢爱友 包张茜
美术编辑 冯沛妮
制版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8.125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6314-6
定 价 24.00元

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北京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封面・内页插图、茨乃

• contents •

幕前

1

第一章 “先有蛋”

21

第二章 “终夜教室”

49

第三章 “FIFTEEN’ S MONSTERS”

139

幕后

244

后记

248

幕 前

夜晚。

艾的身影在月光下一晃而过。

干燥的空气翻起外套的衣摆，双脚在空中划动，前方整整十米的空间空无一物。月亮就像即将融化的冰一样又薄又冷，夜色则像从洞口窥视到的墓穴般又黑又空洞。灯光十分遥远，只有脚下哨兵手上那一支小小的火把散发着微弱的光芒。

艾从这细小的火光上一跃而过。

旁边猛然刮来一阵风，吹得她的衣摆啪啪作响，眼看就要让她失去平衡。外套翻飞，背脊冰冷，草帽拍动挣扎，整个人轻飘飘地跃向对面——

右手总算勉强够到。

却因此撞到了鼻子。

“咚。”

“好痛啊——”

艾攀爬在欧塔斯城的城墙上，灵活地腾出一只手来摸摸鼻子。没有流鼻血，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但鼻腔内仍然有点铁锈般的味道。她吸了吸鼻子，用力戴好帽子，振作精神，低喝一声，移动着双手攀爬城墙。

头顶上有成排的鬼瓦^{石像鬼}，艾将绳子绑上其中一块。这块鬼瓦

右边獠牙有缺损，看起来还挺可爱的。

绳子的另一头绑在她身后那座刚刚入侵过的塔上。

然后她用力拉了拉绳子打信号。

接着对面也有人用力拉了拉绳子以示回应。

接下来好一阵子，艾一直瞪着背后耐心等待。两头都绑好的绳子在空中笔直地拉伸，没入黑暗之中。

一名女子轻盈地在这片夜色当中现身。

是疤面。

她穿着轻飘飘的睡衣，还披了一件罩衫，绢丝的质料薄得几乎连月光都透得过去。欧塔斯坏心眼的夜风呼啸而过，仿佛在嘲笑她身上这套只适合在被窝里穿的服装，甚至吹得裙摆飞扬，绳子绷紧，企图绊倒她。

但疤面的脚步却不为所动。她将婴儿——瑟莉卡抱在怀里，露出在月光下显得有些苍白的小腿走来。

步履轻盈的模样有如天仙下凡。

她“哒”的一声轻轻踏上鬼瓦额头，立在城墙，任由露出尖锐笑容的月光照在身上。

“……怎么了？”

艾听到仙女对自己说话，这才猛然回过神来，自己也跟着爬上了城墙。

“没、没有，只是觉得，疤面小姐整个人的感觉变得很不一样……”

“……是吗？”

疤面有些悲伤地歪了歪头。艾总觉得这样的动作正是她已经改变的最佳证明，于是打量着造成她如此改变的娇小生物。

瑟莉卡在母亲怀里睡得很熟。

“这孩子真有胆识，照睡不误。”

疤面听了，就像是听到别人称赞自己孩子的母亲一样，微笑着回答：

“嗯，就是说啊。这孩子只会在饿肚子的时候哭——好像在说她不想为了长身体之外的事浪费体力一样，真是个贪吃鬼。”

“我也觉得。”

艾给裹在温暖襁褓中的婴儿搔痒，却遭到婴儿抗拒。

“……这样真的好吗？”

艾问道。

“是的。”

疤面如此回答。

“我明白了……我们走吧。”

这句话一出口，两人立刻行动。艾走在前面，疤面随后跟去。两名守墓人动作流畅地跑过高高低低的城墙，然后来到地面，没有一瞬间的停滞，紧接着就从干壕上一跃而过，跑过十分平整的白沙坡面，爬上令人进退两难的坡道。可怕的是两名守墓人一路来到这里都无声无息，唯一留下的痕迹就是沙地地面的些许变形。

大街仿佛成了皮影戏的剧场。

从干壕边缘望向对面。白天被汽车与死者挤得水泄不通的大街，到了夜晚则一片死寂，简直成了没有人在意的后台。眉月仿佛一盏宣告打烊的灯，石板路就像初雪般拒绝被人踩踏，电灯看上去更像是警卫的探照灯，禁止闲杂人等进入。四车道的大街上没有任何物体遮蔽。

艾呼出一口气并算准时间。现在看不到哨兵，应该正好在换班。

应该是这样。

不管了！

她在心中祈祷：“千万不要有哨兵，拜托不要被发现！”接着跑上大街。

两秒过去了，却犹如二十分钟一样漫长。

两人跳进欧塔斯高级住宅区的小巷。距离只有短短几步就跑得气喘吁吁，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总觉得随时都会有人跳出来喝问：“是谁！”

等了五分钟。

什么事都没发生。

两人慢慢地一步步走远。每到一个路口就胆战心惊地回头察看好几次，战战兢兢地在黑暗中前进，总觉得可怕得不得了。

所以当看到说好的车子确实停在说好的地点等候时，艾高兴得几乎想哭。

“这边，上车！”

她全力跑完最后一段直线距离，跳上车并把伸出手来的齐利科撞飞到另一边的车门上。

“唔嘎！你！尤力先生！开车！”

齐利科在她脚下叫喊。

尤力二话不说，踩下油门。车子慢慢地将车头灯转向东方，完美地遵守法定限速，往欧塔斯的下坡方向开去。

沉默主宰了车内的气氛。

路灯有节奏地掠过，车窗仿佛从河底看到的水面一样波光粼粼。艾仍然维持着冲上车时的姿势看着这样的景色，任由时间流逝。她总觉得只要一说话或有什么动作，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其他人似乎也有同样的感觉，连被踢到座椅下的齐利科也没抱怨。

这时有人举起白色的笔记本，想要打破这过分小心翼翼的气氛。

“姐姐还好吗？”

戴着眼罩与口簪的少女——巫拉，从后座探出头来。艾看到她写的字，这才放松下来，慢慢调整姿势坐好。

疤面将姐姐——瑟莉卡轻轻地交到妹妹手上。妹妹牢牢地抱住她，将脸颊凑了过去。瑟莉卡在妹妹的死亡拥抱中天真无邪地笑着。

其他人一直看着这幅景象。

车内光线昏暗，又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杂物，身旁的人传来

温暖的体温，彼此间的距离近得几乎分辨得出每一个人的气味。整个空间里充满了温暖，仿佛是个偶然由好几种动物凑在一起的巢穴。

“你们真的要走吗？”

齐利科把艾刚才在城墙上问过的问题又问了一遍。

“是。”疤面点头回答。

“这样啊……”

齐利科答完这句话，回想起这一周以来的情形，心想这也难怪。

一周前，瑟莉卡从地底出生之后，最先展开行动的就是欧塔斯的那些老人。他们以腐败发黑的心眼一再思考——不可能出生的婴儿诞生在死灵都市的意义。

他们心想，这件事一定有某种意义。

他们认为，以前对自己丢石头的活人拼死拼活想得到的婴儿，却出生在死者的都市，这其中一定存在着命运……

天命……

以及缘分……

应该有各种冥冥中的安排，奇迹应该还有下一步——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但他们不知道这其中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安排。老朽而干枯的脑袋挤不出新的想法，生前玩弄权谋而黑得发亮的心肠也只会变得更加干瘦缩水。

他们万万想不到，这奇迹其实不属于他们。

齐利科和巫拉，还有艾等一行人，当然都知道这一点，但
这些老人就是不懂。他们不知道瑟莉卡会在那时出生，只是因
为她自己想出生，就像其他生命渴望活下去一样。

瑟莉卡出生不是为了欧塔斯，也不是为了这些老人。

这么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却看不出来。

这些老人随即设法软禁疤面与瑟莉卡，别说是艾等人，甚
至连巫拉也被隔绝开来。他们不让这对母女见任何人，将她们
关进欧塔斯城的东塔里。

欧塔斯城的东塔与西塔，也就是巫拉住的尖塔是成对的。
相信那些老人对此并没有多想，只是因为“有这个地方可以用”，
就把她们关了进去。

但东塔与这些老人为了欺骗巫拉而打造出来的尖塔是成对
的。事到如今他们还将这对母女关进这座塔，这一举动引发了
巫拉·赫克马蒂卡的怒气。她可以原谅有人欺骗她，但绝不能
原谅有人欺骗别人，更别说是欺骗她的姐姐。

巫拉在城堡内展开了孤独的抗争。她拿出先前一直避免使
用的黄金令牌，企图靠着令牌的权威，为疤面争取到至少能在
欧塔斯内自由活动的权利。

结果惨不忍睹。

这群老人反而觉得机不可失，剥夺了死者公主那原本就只
是幌子的权力，将死神化身从国政中分离出来，让她沦为纯粹
的精神偶像。

牢笼就这么完成了。欧塔斯城成了西方——落日的方

向——住着死神，东方——旭日的方向——住着生命之神的神话所在。巫拉·艾留斯·赫克马蒂卡再也不是少女或公主，而是成了诸神的一部分，再也无法与凡间有所牵连。

这群老人摸着自己的肚子深感满足。

巫拉垂头丧气，当面跟艾——这时连要见她都是一大难题——道歉：“我救不了疤面。”

“那我就动手抢人吧。”

艾的回答只有这么一句话。

“我们要连夜潜逃。”

于是艾从正面闯进欧塔斯城，爬上城墙，从哨兵头上一跃而过，潜入疤面的房间，花招百出地逗弄瑟莉卡，接着带她们一起逃到这里。

她对于这一路上的惊险，只说了一句“吓得我心脏跳得好快”就轻轻带过。齐利科看着她叹了口气。

（我们之前到底在搞什么啊……）

真到了紧要关头，他们这么轻易就让疤面恢复了自由。

他朝抱着姐姐的巫拉瞥了一眼，她看来也有些垂头丧气。

艾等人接下来就要离开欧塔斯。

巫拉希望他们留下来的心声几乎清晰可闻。

“疤面小姐，这样好吗？欧塔斯的企图确实卑鄙，但也正因为这样，他们绝对会设法保住你们的性命……可是到了荒野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我……”

疤面看着这对相拥的姐妹，皱起了眉头。以前她脸上随时挂着石雕般稳固不变的笑容，现在却大不相同，涂上了五颜六色的情绪色彩，有犹豫的紫色、倦怠的灰色、放心的淡粉红色，以及苦恼的绿色。

也就是人类该有的神色。

“我是守墓人，是这孩子的母亲。”

疤面将这两个本不应该并列的字眼放进了同一句话里。

“……我会保护这孩子，不会让任何恶意侵害她，更不会让任何凶器伤害她……可是，在那昏暗的塔里，我根本连什么是恶意、什么是凶器都不清楚。”

母亲以带着慈祥与困惑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孩子。瑟莉卡一醒来就看到挚爱的妹妹，立刻高兴起来，用嘴巴将妹妹一头亮丽的黑发弄得黏乎乎的。

“如果要对抗的是恶人的刀刃，我有的是方法可以保护她……可是，那座塔里充满了人们无形的恶意，我不知道该怎么保护她不被这些恶意伤害……所以我不能待在那里。”

“真是惭愧……”

齐利科与巫拉两人一起低头道歉，觉得自己太没出息而羞红了脸。一旁的姐姐似乎尝腻了头发的口感，开始对妹妹的眼罩感兴趣，试图拉开眼罩。从各个方面而言，这个十五岁的婴儿都不容小觑。

疤面正视他们两人说：

“你们不需要道歉，请抬起头来，齐利科，还有……”

接着以非常不习惯的口吻叫了声：

“……巫拉……小姐？”

“请务必叫我巫拉就好，妈妈。”

巫拉翻开早已准备好的一页。

“既然你是姐姐的妈妈，那也就是我的妈妈。”

“啊。”

疤面露出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表情说道：

“人类还真是复杂……”

“当妈妈的也真辛苦。”

巫拉与疤面相互凝视，并露出伤脑筋的表情微微一笑。齐利科仔细地看她们，将这幅景象在心里头归档。艾很有礼貌地不去打扰她们母女谈话，在一旁保持沉默，十分开心地听着她们的对话。尤力则面露微笑继续开车。

车子慢慢开下坡道，离别的时刻就快到了。



当车子来到西门，天空已经泛白。

“总、总觉得以连夜潜逃来说，声势未免太浩大了。”

艾站在引擎还发出空转声的车子旁边，抬头看着城门。

眼前的西门正在全速驱动，所有驱动城门开关的引擎都点了火，并以惊人的速度吞食汽油，全力打开三层结构的城门。这样的噪音当然响遍了四周，爱看热闹的欧塔斯人立刻开始聚

集，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城门边有许多员工与士兵，在强攻的指挥下努力干活。

“他们要不要紧啊？要是被上头知道他们帮了我们，应该会被骂……”

“应该是会被骂啦。”

“就是啊。”

巫拉与齐利科两人在朝阳下相依相偎，满不在乎地回答。

“巫拉好厉害！真不愧是公主殿下。还说什么你没有权力，才没有这回事呢♪”

艾在熬夜没睡的亢奋情绪下，以跳舞的动作转过身来说道。

“我真的没有什么权力。”

巫拉写字的动作一如往常。

“你少来了！你看大家不都跑来为公主做事了？”

“不，我真的没有什么力量。再说了，虽然我是公主，但这也不代表我拥有开门的权力，不是吗？”

艾突然停止转身的动作，头脑开始运转。

“唔，听你这么说，的确……”

“我就说吧？”

“那大家为什么……”

“因为我去拜托过大家。”

“拜托？”

“对，我拿写着‘求求你’的笔记本去拜托大家。这搞不好会害他们挨骂，甚至会被逮捕。可是我还是去拜托大家，请

他们帮忙。”

城门上的工人把固定好的螺钉敲得铿锵作响，艾盯着这些小得像虫子一样的人影说道：

“然后大家就肯帮忙了？”

“嗯。”

“这……”

卷起铁链的沉重声响撼动着早晨的空气。艾站在城墙下，抬头看着欧塔斯的公主说：

“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权力……”

齐利科对这句话连连点头。

“是吗？”

当事人巫拉则一脸不解地微微歪了歪头。

“这才不是什么权力。我没办法让姐姐和妈妈获得自由，这根本算不上是权力……”

巫拉又开始道歉，齐利科也跟着道歉。艾赶紧安抚他们。

“我会好好努力。”

巫拉在所剩无几的空白页上写下这句话。

“我会努力让每个人都能够自由进出欧塔斯，而且要让欧塔斯接纳他们。”

那是个下着雪白冰霜的银色早晨。

早晨的风里蕴含了大量昨天留下的湿气，慢慢变强的阳光